

| 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



大草甸

Da Caodian

许廷旺 / 著

守住承诺才能守住纯净的天空

当偷猎者举起猎枪，老猎人、少年和一只狗挺身而出



云南出版集团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晨光出版社

大草甸

Da Caodian

许廷旺 / 著

中国原创儿童
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草甸 / 许廷旺著. —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6.6

(青青望天树·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ISBN 978-7-5414-7719-5

I. ①大… II. ①许…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0914号



作者	许廷旺			
插画	刘洋			
项目策划	胡平	李云华	杨蔚婷	程舟行
责任编辑	李彦池			
项目编辑	许磊			
丛书顾问	吴然			
美术编辑	汪建军			
装帧设计	木木	袁芳		
内文设计	邓国宇			

出品人	胡平 安洪民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4-7719-5
开本	145mm×210mm 32开
印张	7.5
字数	126千字
定价	25.00元

退换声明: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销售部门(010-88356856)联系退换。



一	春天的风	1
	沙尘暴	1
	天鹅群	11
	天鹅伊呐歌	21
	雁 群	33
	野 鸭	45
二	老猎犬毛告吉拉	51
	惩 罚	51
	与狼格斗	59

	与熊搏杀	65
	半个月后	73
三	夏季的雨	78
	幼 雏	78
	夏季牧场	84
	洪 水	91
	孤岛生活	97
四	老猎人图坦	106
	年轻妻子	106
	爷 爷	112



	被救助	131
	失子之痛	130
五	秋季的水	135
	鸟群	135
	鼬的侵扰	142
	狐的猎杀	148
	迁徙	153
六	少年沁鲁	160
	唯一的狼	160

	满都麦	171
七	冬季的冰与雪	178
	冬季围猎	178
	冰上黄羊	185
	暴雪后	190
	代价	204
	后记	212



春天的风

沙尘暴

天空瓦蓝瓦蓝的。空气中一丝风也没有。温暖撩人的阳光一泻千里洒在草地上。近处是连绵起伏的土丘。十几里外，与土丘接壤的是沙坨。站在沙坨上，向西北望去，是有八百里瀚海之称的大戈壁。土丘间是开阔、平坦的草地。草地上遍布着星罗棋布的水泡。这里的地形有些特殊，既有土丘、



沙坨；又有草地、水泡。草地，人们习惯称为“草甸”。

春天蓬勃着顽强的生命，各种植被纷纷钻出地表，原本毫无色彩可言的大草甸渐渐被染绿了。随着时间推移，绿意越来越浓，绿的范围越来越广，从草地一直延伸到土丘上，随着土丘迤迤而行，一直伸展到远处的沙坨上。

水泡清澈见底，竹节似的芦苇和一簇簇蒲草静静地钻出水面，嫩黄的芽尖翘首仰颈，好像等待着什么。水面上跳动着斑斑金光。突然有一阵风吹过，斑斑金光迅速演变成一条波光粼粼的河。

蓝天、碧水、绿地、银沙，大草甸宛若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临近某个水泡的土丘下面，坐落着两间泥房子。

清晨，老猎人图坦开始留意东南方向的天空。他计算过，今天是天鹅们的归期。多年了，就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在春天某个固定的日子，天鹅们如约而至，从没有爽约过。

今天，老猎人图坦特意起了个大早，从房梁上取下整整一袋草穗。这些草穗是他和沁鲁秋天里采集的，是给天鹅们准备的特殊礼物。经历了千里之徙，天鹅们早已饥肠辘辘，

丰腴、饱满的草穗是给它们的最好的礼物。为了保存这些草穗，老猎人图坦费了很大的心思，怕被草原鼠盗吃，几经辗转，最终挂在房梁上。即使这样，仍无法摆脱成了精的草原鼠。夜里，它们会沿着墙壁爬上房梁。即便是几只草原鼠跑上去，祖孙两人辛辛苦苦一秋的劳动成果也就被糟蹋了。多亏有老猎犬毛告吉拉严密看守，草原鼠才没有如愿以偿。

沁鲁把草穗撒在水泡边，又特意在天鹅冢附近多撒了几棵。

老猎犬毛告吉拉一直颠着碎步跟在沁鲁身后，知道沁鲁做什么，特意套了一个很大的圈，沿途洒下尿液。随后，老猎犬毛告吉拉蹲坐在地，举头仰望，目光在沁鲁手指间忽起忽落，仿佛记住被丢下的每棵草穗的位置。它仍不放心，特意跑到某棵草穗旁边，低下头，嗅闻着。随后跑到第二棵草穗附近，动作如出一辙。之后是第三棵、第四棵……老猎犬毛告吉拉确信安全了，才来到天鹅冢。

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土堆。草甸里，像这样的土堆不计其数，但它却有着非常的经历，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和一人一犬心头挥之不去的伤感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

老猎犬毛告吉拉在天鹅冢停留了很长的时间。足够长的

时间是为了天鹅冢附近能留下它的浓浓气息，即使草地上最凶猛的狼闻到它的气味都会逃之夭夭。期间，老猎犬毛告吉拉与土堆面对面，翕动嘴角，无声交流着，就像面对一位伙伴。最终，老猎犬毛告吉拉发出含糊不清的叫声，算是与这位沉睡多时的伙伴打过招呼，跟在沁鲁身后，一步一回头，向泥房子走去。

沁鲁一直耐心等待着老猎犬交流完毕，才离开天鹅冢。

老猎人图坦坐在泥房子前，温暖的阳光仿佛长了脚，钻进身体里，游走在身体里的每个角落，从里到外都舒坦极了。不知不觉间，老猎人进入了梦乡。其实，他无法酣然入睡，总是醒来，看一眼东南天空。

那里的天空始终明明白白。

沁鲁和老猎犬的脚步声醒惊了老猎人。他很满意沁鲁的表现，这段日子，是沁鲁最忙碌的时候。也难怪，草甸长年孤寂的生活，让沁鲁变得像他一样话少，唯有候鸟们到来，大草甸才热闹起来。啁啾的鸣叫，频频掠过天空的身影，驱走了笼罩在大草甸上空的寂寞与单调。沁鲁游走在水泡附近，目光热切地投向鸟儿们，高兴之余，与它们对唱起来。不知是因为处在变声期，还是长时间展示歌喉的结果，沁鲁

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浑厚。随之变化的还有，沁鲁上唇生出一层浓浓的短髭。身子长高了，一头卷曲的浓发下，闪动着一双明亮、略显深沉的眸子，刀削的鼻梁，向里凹进的嘴角。这是一个倔强的少年。

空气中有了一丝微弱的风。

水泡上生起一层涟漪，由里向外扩散，渐渐融入水中。一团团金光随着涟漪轻轻跳动着，最终也融入渐行渐远的水光中。

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随着风向与风力，时而聚拢，时而散去。

老猎人图坦又进入了梦乡，有着足够的耐心等待着天鹅们的出现。

沁鲁有些焦急，目光老是停留在东南天空。阳光越来越强烈。长时间凝视，令沁鲁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不得不闭上眼睛。当他再睁开眼睛时，光影中跳动着无数的黑影，黑影变化着、扩大着。沁鲁不由得失声喊了出来。

老猎犬毛告吉拉睁开眼睛，看了一眼身边的沁鲁，喉咙里咕哝出一种含糊不清的声音，好像埋怨沁鲁搅乱了好梦。

老猎犬毛告吉拉像老猎人图坦一样有着极好的耐性，伸



展开四肢，身子完全舒展趴在地上，大头枕在前肢上，享受阳光的抚摸。温热的阳光如一盆炭火，慢慢烘烤着，舒适的感觉像水游走在身子的每个角落。它微闭双眼，却只是假寐，时常睁开眼，看一眼东南的天空，那里依然一片明朗。老猎犬毛告吉拉又看了一眼老猎人，一人一狗目光相对，老猎人目光里好像有话，老猎犬懊恼地叫了一声，好像在与老猎人交流，又好像在声讨强烈的阳光晃晕了老猎人的花眼。

空气中的风势越来越强。

植被在风中摇曳着柔嫩的身躯，风过后，立刻挺直身子，紧接着一阵更大的风袭来，不得不再次弯下腰。

水泡中跳动的金光在风的作用下终于破碎了，难以再找到金灿灿的身影，或许是在风的裹挟下被带走了。金光散去的同时，水面上起了一层层微波，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推动着微波起起伏伏。微波有着极好的韧性与柔性，即使频频波动，仍保持着完整的一体。如同薄薄的细纱在风的舞弄下，有着千姿百态的变化，可不管怎么变化，总是完整如一。

终于，水波无法承受风的舞弄，破裂了，溅起朵朵水花。

风势突然变得强烈了。

老猎人图坦睁开眼，打量着，是西南风。这是春季大

草甸上最常见的天气。老猎人的目光又转向东南天空，那里仍是明朗、空荡一片。老猎人轻轻喘了口气，西南风出现得太及时了，正在天鹅们精疲力竭时悄然而至，这无疑助了它们一臂之力。

老猎人图坦的好情绪传染给了沁鲁与老猎犬毛告吉拉。

沁鲁一头钻进泥房子，大半天的劳动消耗了太多的体力，它们迟迟没有出现，也大大影响了他的食欲。有了西南风相助，好像它们马上就要出现了，他也就放心了，饥饿、疲劳随之也来了。

老猎犬毛告吉拉总是用特殊的方式表达情感，收紧四肢，低头弓身，发出小犬似的碎叫，仿佛不这样就不能表达情感。现在，它可以舒舒服服地趴在地上，一边接受阳光的抚摸，一边进入梦乡。老猎犬毛告吉拉刚卧倒，突然又跳了起来，仰头怒吼了一声。

老猎人图坦一惊，循着老猎犬的目光望去，不知什么时候，西北方向的天空变得浑浊不堪，一条巨大的黄龙蹦跳着、翻滚着，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这里挤压过来。

沙尘暴！



老猎人心头一紧，担忧地看着那片天空。

沙尘暴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转眼间，衣角猎猎作响，狂风拍打着泥房子，半空中传来“簌簌簌”的响声。狂风、沙尘铺天盖地而来，所过之处，几乎所有的物体都被卷上了天空。天空俨然成了巨大的垃圾场。

老猎人图坦被吹得摇摇晃晃，狂风撕扯着衣服，沙尘向脸上、身上倾泻而下。一股巨大的力量袭来，老猎人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一击，打了个趔趄。

老猎犬毛告吉拉收身缩头，即使这样，狂风、沙尘也没有放过它，粗鲁地撕扯着背毛，恨不得把背毛拔个精光。老猎犬四肢紧紧抓着地面，仍无法改变频频后退的处境。索性，它趴在地上，身子紧贴着地面，四肢牢牢地抓着。老猎犬毛告吉拉双眼无法承受强风劲吹，不得不闭紧双眼，冲着沙尘暴发出不满的吼叫。哪知，它刚张开嘴巴，一团劲风迎面扑来，灌进嘴巴，直入咽喉，引发了剧烈的咳嗽。

沁鲁把老猎人图坦拽进泥房子。

老猎人茫然地望着窗外，狂风、沙尘似千军万马疾驰而过，掩盖了水泡、草地、土丘。不大一会儿，天空暗下来，仿佛布满了乌云。乌云还在加浓、加厚，最终连阳光也遮盖

了，只透出一片浑黄的天空。

水泡上跳动着巨大的水花，好像水流下面有一个巨大的魔鬼，把水花高高地抛上天空。当巨大的水花与沙尘暴相遇，迅速被沙尘暴吞噬了。与沙尘暴相比，水花是那么的弱不禁风。

泥房子外响起巨大的呼啸声，狂风恨不得把泥房子搬上天空，随着沙尘暴一路南下。

白昼变成了黑夜。

老猎人图坦低头不语，这是遭遇过的最强的沙尘暴。他无法记起，大草甸从什么时候起有了这种鬼天气。不过，随着沙尘暴出现，草地沙化，天气干旱……自然灾害开始光临大草甸。生活了大半辈子，环境优美的大草甸突然间变得不堪想象了。老猎人忧心忡忡，此时，千里迢迢而来的天鹅们是否能躲过沙尘暴，它们会不会选择一个避风之处呢？即使寻到像土丘一样的避风之处，又有什么用呢？老猎人的心揪了起来。

沁鲁不安地站在角落里，从记事起，沙尘暴就像草地上的蒙古包、草地上的牲畜一样，让他熟悉。不过，今天的沙尘暴来势凶猛、强劲，超出了想象。沁鲁的目光总是瞥向窗

外，随着天色越来越黑，他的表情越来越凝重，黑白分明的大眼里透着不解，还有一丝不安。

老猎犬毛告吉拉半卧在门口，警惕地注视着门外，仿佛沙尘暴后面隐藏着一个个魔鬼。它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时与出现的魔鬼格斗。但它又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魔鬼，而是让它看得见、摸得着，切实感受到的令它恐慌的天气。它除了发出不满的吼叫外，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了。

几乎一天一夜间，狂风把八百里瀚海的细沙搬上了天空。整个天空浑浑噩噩，浑黄一体，看不到阳光，看不到土丘，更看不到草地，从地面到天空都是黄沙。黄沙第一次有这样奇异的经历，飘浮在空中，久久不散。狂风之所以来得疾，来得迅猛，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把细沙搬上了天空。之后，它大功告成，突然消失了，就像突然出现一样神秘。

这是“扬沙”——强沙尘暴的结果。

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尘土的腐朽腥味。

沙尘暴足足刮了三天三夜。第三天黄昏，扬沙渐渐散去，天空渐渐晴朗。

草地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即便植被根茎上也落了一层尘土。一些刚刚钻出地表的植被无法承受狂风、沙尘的袭

击，倒伏在地上。沙坨上那些生命顽强的植被，最终也被流沙吞噬或是半吞噬了。

每年，流沙以十几米的速度吞噬着草地。

水泡上漂浮着一层薄薄的细沙，最终靠风与时间，慢慢淤积到水泡底。

天鹅群

老猎犬毛告吉拉伫立在泥房子前，仰头引颈，张望着东南天空，如同一座雕塑一动不动。

老猎人图坦没有注意到它，沁鲁也没有注意到它。

突然，老猎犬毛告吉拉发出一声欢快吟叫，抬起前肢，摇头晃脑。有熟悉的人来了。否则，老猎犬不可能一失稳重的性格。大草甸方圆几十平方千米内没有蒙古包，也没有牧户，不可能有熟悉的人出现，尤其在沙尘暴刚刚结束的时候。

老猎犬冲着东南方的天空，发出一连串兴奋的吠叫。

老猎人图坦和沁鲁循着老猎犬的视线望去，东南天空灰蒙蒙的。渐渐地，偌大的天空下显露出几个黑点。黑点越来越



越大，轮廓越来越清晰。

“天鹅出现了！”沁鲁挥起拳头，砸向空中，“天鹅群回来了！”

一个个洁白的身影点亮了暮色的天空。顿时，天空变得鲜亮了，连空气也富有生气了。

天鹅群看到暮色草地上被余晖映照得金灿灿的水泡时，发出长短不一的叫声。杂乱无章的叫声大大影响了领飞的天鹅，它似乎瞬间失去了体力，发出仓促的鸣叫声，身子做起了可怕的直线坠落。不过，它总算抢在落地之前，稳住了身子。

天鹅群难以再保持仪态万方的高贵，身心疲惫、羽毛凌乱、污浊不堪、飞技踉跄……如同再次遭遇了强沙尘暴，纷纷急降到草地上。

天鹅们饥肠辘辘，连进食的体力都没有了，蹲在地上，收拢身子，头垂在胸前，酣然入睡。更甚的，自从落地后，都没有直起身来，就睡着了……

天鹅是大草甸里的高贵者，无论是在水中畅游，还是在空中翱翔，总是保持着优美的姿势——踱着高挑、灵巧的脚步，擎举着修长的脖颈，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人款款而行。即使饥肠辘辘，寻觅水中食物时，仍保持惯有的高贵，轻轻